

02

散文

与生活言和





凸凹
文集

02

·
散文

与生活言和

凸凹
著

北京日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与生活言和 / 凸凹著. — 北京 : 北京日报出版社,
2017.6

(凸凹文集)

ISBN 978-7-5477-2504-7

I. ①与… II. ①凸…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70375号

与生活言和

出版发行: 北京日报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东单三条8-16号东方广场东配楼四层

邮 编: 100005

电 话: 发行部: (010) 65255876

总编室: (010) 65252135

印 刷: 廊坊飞腾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版 次: 2017 年 6 月第 1 版

201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 张: 14.5

字 数: 360 千字

定 价: 36.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未经许可, 不得转载

自序 / 001

第一辑

安宁·····	005
爱·····	007
桌上, 桌下·····	009
最初的情缘·····	011
吻·····	013
燃烧的向日葵·····	020
无言的爱情·····	023
扁平疣·····	039
记小儿·····	042
远近·····	049
小溪弯儿·····	052
饿的记忆·····	054
母亲的岁月·····	060
关于鞋·····	067
小巷意象·····	070
雄性的太阳·····	072
乡村情况·····	079
世象二题·····	086

第二辑

南迁嘉木·····	097
感觉汪曾祺·····	102
好人林斤澜·····	109
心碑青苍·····	113
心比天大·····	122
每逢大事有静气·····	128
文化在乡的种子·····	140
郊区文学的知春鸟·····	145
鲁迅与我·····	159
午夜伶仃·····	166
以生活为本·····	171
走出困境·····	179
史铁生与“纯洁的精神”·····	188
大道低回·····	193
被西藏成就的作家·····	199
你好，王凤梧先生·····	209

第三辑

感恩·····	217
薄暮里的刀锋·····	222
政协，生命的不解之缘·····	226
母校永在·····	230
成人之美·····	236
在好玩不好玩之间的人·····	239
女人缘·····	243

孝的辩证·····	247
清明祭祖·····	250
母爱的重量·····	254
叹友人·····	258
又见麦秸·····	263
爱之殇·····	268
一个父亲的婚礼训词·····	272
情爱的领路人·····	276
浩然与我·····	281
想那人，真是至情至性·····	283
放羊娃，我文学的见证人·····	288
凝重的洗礼·····	292
吃的背后·····	295
故乡眼·····	299
寡言者自重·····	302
儿时有光·····	305
逻辑之外·····	309
昨是而今非·····	312
无言的教化·····	314
耿介·····	317
体恤·····	325

第四辑

放不下的身价·····	330
与生活言和·····	332

自行车的承载·····	336
心中的文艺劳模·····	340
警惕犬儒·····	349
“典型”的重新审视·····	352
老庄的现代版·····	356
不同的叹息·····	360
穷人的烦恼·····	363
鸡兔之乐·····	366
饼干的故事·····	369
祖上的素描·····	374
活得明白·····	382
血的禁忌·····	385
捡拾书香·····	388
劳动的尊严·····	392
“原始股”的回归·····	396
机凳情缘·····	399
病中日记·····	402
常失意，所以去赌·····	407
凡人的端午·····	410
山音不杳·····	414
吃食的哲学·····	417
救赎·····	419
错位之思·····	454

自序

编订这一卷专门写情感的散文，内心忐忑，久久不能平静。

这是一次关涉三十年时光的精神之旅，有生活现场的再一次回归，也有灵魂疆域的又一次到达，感触多多，高贵与卑微兼并，喜悦与忧伤共存。总的一句话，这是我以生活为本、以文学为贵的证明，不禁让我内心盈满。回味之余，真的有几句话要说。

我总以为，所谓情感，是一种带有个人色彩的内心体验，可以切身地感受，却很难以言语表达。一经表达，就已失真；因为内心的语言，与笔下的词句不会是同一之物，即便表达得再准确，也无非是逼真而已，那些无法表达出来的部分，正是情感的妙处。于是，情感表达的艺术，终究是令人遗憾的艺术。

那么，笔下之情感，归根结底是一种“矫情”。这是一种残酷的事实。人类尚没有能力表达原汁原味的情感：所谓真情实感，系为一种最自然最坦诚的表达，即努力使内心的情感在外化之时不至于变形得太厉害的谨慎态度；所谓虚情假意，系情感外化时加入了太多的臆造或臆想的成分，变形得让人难以接受而已！

所以，抒情的艺术，在一定意义上说，就是矫情的艺术。

那么，我们为什么还要把情感抒写在纸上？这正是人类的高贵之处——人类有本性上的善性的需要。

人，首先要善待自己，享受美好的情感；人，又要善待他人，把美好的情感向外传递。人人呼唤真情，人人竞表真诚，就是这个意思。

人要是不被美好的情感所包裹，便活得很绝望；若是不表达出美好的情致与愿望，便很难被他人包容与接受。

美好的情感，是人类灵魂生活的空气。

人们需要美好情感，哪怕里边有虚矫的成分，正如人们需要呼吸空气，即便里边有一些粉尘与污埃。虚矫是一种好意，惧怕把丑恶与卑污传达给他人。相反地，虚矫之情往往比原本的情感更加动人，比如爱情之表达。爱情，从根本上，就是矫饰之后，令人目眩的情感。矫饰之功在于：把情感的亮色强化了，把随之而来的阴翳抹去了；如出沐之美人，之所以更加亮丽，系清洗之功使然。

所以，在读抒情之卷的时候，读者也要存善的心态，不要过分挑剔情感的妥帖与偏执。一遇妥帖，您可以会心微笑；偶遇偏执，您可以存一分宽容，认可它亦是一种可以理解的情理。

另外，从艺术角度来说，自然地表达、真实地表达，仅是一种初级境界；审视情感、把握情感，做理性的选择与表达才是最高境界。

所以，抒情的艺术，又是冒险的艺术：润饰合理，情感便真实；矫枉过正，便让人感到虚伪。总之，字纸上的情感都是艺术化了的。读者应存足够的理智与自警。

这并不是要为作者开脱，怂恿人们去制作与伪造情感；相反地，是让人们学会提炼纯化情感，把稀释的情感更加浓缩，使平淡的情感更加强烈，以更有力度叩开人们情感的心扉，给人以更为痛彻的享受，更有力度善化人类的内心世界。

好的抒情文作家正是这么做的。也许会被人吸融，也许会被人唾弃，但他已卖了力气，对得起自己，也应该对得起别人，乃至还未最终离去的这个生存的世界。

是为序。

2016年4月26日于北京石板宅

第一辑

安宁

山垭口永远有风。

只不过风小时安静；风急时，哨音呼啸；风狂时，扫落了活动了、风化了的岩石……在山中生活惯了的人，这一切在眼里都显得那么平常，就如同每天要到山根的水潭里汲水一样的平常。

不过从平原乍来的客人，情形则大不同。每当风稍猛一些，呼啸声刚一传来，他就抖了双手，慌乱地捂了耳朵，眼睛睁大了，露出了惊骇的光：这还了得，要不了多久，就会有乱石裹了杂草滚落下来，甚至半壁山塌下来，砸在土坯的屋顶上，砸在没有防备的晃动着的脑袋上，太可怕了。

这只是这客人最初的感觉。他在这里待久了，非常自由的那种自在安闲代替了他最初的战战兢兢，他熟谙了这一切，他不以为然了。有人问他：“风不是还在无时无刻地刮吗？呼啸声不还常常传来吗？你就不怕此时会掉下石头，砸了你的屋，砸了你的头？”

“不会，不会！”他摆着两只手连连说，“事物本身告诉了我，山有山的性格，它稳实、坚硬。狂风只会给它搔痒，并不能摇撼它，掀垮它。那种松动了的、蚀化了的崖石很少很少。况且人们对自己房子坐

落的周围熟透了，任何威胁在造屋时就被清除。你能听到石头滚滚的轰鸣声，只在远方，那些人们顾及不到的地方……”

“任何威胁，在造屋时就被清除了？啊，可不是这样！”一个花白胡子，染黑了脸的山翁不以为然地说，“造屋时的威胁清除了，可那只是那时的威胁呀！以后，长久地刮风、下雨、飞雪、落雹子；冬天冻冰了，春天冰化了；草木生长，盘根错节，周围一切都在变化，又有石头松动了，又有树木折断了，又有浮土扬起了，还有山涧的水冲刷下来了……这山间小屋随时都有毁灭的危险。可这里的人没有怕的，我们时刻消除着隐患，耐心地、毫不松懈地同各种危害斗争着。”

是呀，山村生活的清静、安谧中时刻孕育着不宁。但山里人却处变不惊，不教惶恐不安干扰了生活的宁静。他们这种巨大的心力，不是来自无奈中的麻木，而是缘于他们多年来养成的品格，即直面危机，内心清醒，保有不眠的警惕。

1981年8月30日

爱

这是一片幽静的小树林。

顺着树缝看到远处：涓涓细流从山上叮叮咚咚地淌了下来，在谷底青苔、碧石间迂回，最后注到一泓波光潋潋的小潭里。

由于水不断地流，这浑圆的小潭从来没有平静过。水滴溅起的从近及远的环波一环套一环，这就是小潭的生命，因而，镜映佳姿的平展。

就在潭边一块如牛的，光滑白净的河卵石上，一个姑娘弯着腰，搓着衣服；单薄的衫儿紧裹着肩膀，给人以匀称而健美的背影；两条长长的辫子扑腾着水面，不断激起浪花，溅到姑娘涨得通红的脸上。旁边一把锄头随意地放着，向人提示着主人见到小潭时的那种兴奋和激动不可自抑。

他躲在这幽静的小林子里，不住地向潭边瞟着。为着什么？他在林子缝里扛着锄头，踱来踱去；汗衫被勾破了他全然不知。他起伏着胸脯，不调和地喘着粗气，脸颊上缀满了串串豆大的汗珠。

地上深深地印了一行脚印。

哟，她直起腰持着衣服。她洗涤过的乌缎般的秀发又被结成长长

的辫子。

她信手拾起锄头，自然地放在肩上。怎么她要走？

终于，他沉不住气了，风风火火、懵懵懂懂地闯出树林。

显然，她看到了他；慌乱地朝村里跑，揩脸的手帕飘落到地上。

他愣了片刻，迅速跑到潭边拾起手帕，向着她被暮色浸模糊了的背影径直追了下去。

兴许，在未进村的路上他撵上她，颤抖抖的双手捧了手帕，胆怯地送到她面前，她低下头，未去接帕子，羞涩而娇嗔地嗫嚅着：“瞧你，干吗老缠着我？”

树林的幽深处，两只夜莺攀在树枝，叽叽喳喳唱着唱不完的歌。

1981年9月24日

桌上，桌下

这是一个又一个晃得出奇的脑袋。

其实肚里的鼓叫得最烈了，为了体面，为了“文明”，这里的人们悠然板着脸子，正襟危坐，一板一眼地谈着乡下的二大妈、昨天城里来的美飞小姐……但每人的碗边都落了几豆黑头大苍蝇，至少一只。

“这该死的瘟疫，哪都少不了它们！”愤愤的声音。

也是，在这高雅的地方怎么能容忍这种恶心的家伙，像落在路边狗拉下的屎上一样，不管不顾地嗡嗡嗡嗡！

人们照旧按照秩序拿起了筷子，尽情地咂食这芬芳馥郁的菜肴。这实在比黑窟里的妖魔更会变幻，这远比兴风作雨、鼓云捣浪更富有色彩！

谁能知道这烦人的鼓噪的背后还有什么新花样？

其实这一页页的内容都是早有的，不能说是远古薄子上的流水，还是在水头行船人的脚迹。

一会儿的工夫，人声阒寂了，这宛如夜的气息顷刻间网住了这空间和这时间。这是时间的推迟还是提前？抑或是空间的被压缩或膨胀？无须多究！这是多么令人羡慕的淌着热汗的笑脸呀！

“哎！上菜呀！这么多花样的菜早该上了！”一个不耐烦的尖嗓子。

旋刻间，两排桌子上排满了大的小的、方的圆的、新的旧的各色的碗碟、盘子，甚至炒勺。

人们唏嘘着，个个伸长了脑袋，臂膀好像也比往日的长了。

这里无须刻意相让，人人都礼让，人人都恭敬，人人都会掌握分寸。这里没有乌合赌骂和跳着嚷着猜拳的；只看到在桌子上、桌子下手臂交错的空隙里，伸出了无数的指头——纤而净的、粗而黑的等等，等等。奇怪呀！呀！不怪。

人们的眼皮耷拉着，摇摇晃晃的似要寐去。

有谁知道眼皮底下的眼球却疲倦得异常难受呢？噫！睁还是不睁？

不睁，对，还是不睁得好；最不济也要睁一只、闭一只。

“这菜，乡下是驴年马月也吃不上，该骂祖宗喽！”

“哎，别骂呀，这菜在城里也算稀罕，甭说吃，就见也少见！”

“噫，嘻嘻，哈哈……今天！今天！”

“别嚎了！还是好生吃你的罢。”

哑然。

一只沾满了泥水，乱蓬着茸毛，浑身上下发着臭气的狗，不知何时悄然来到桌下；不住地舔舐着，撕啃着这个、那个客人从嘴边漏下的饭菜和随手扔下的肉骨头。为什么说是客人呢？因了这狗是这儿的常客；但这狗在离这儿不远的野草窠子里常年蜷伏。

这狗实在聪明。只要这儿人叫得哄然时，它就会不声不响地从草窠子里溜到这里——这客人的脚下；它从来不看桌子上的是什么人。因此这狗虽然是野狗，但它周身也浑圆起来，只是茸毛有些蓬乱。

1981年9月26日